

太虚法师圆寂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佛教与现代化

上

◎觉醒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太虚法师圆寂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佛教与现代化

上



宗教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志宏
封面设计：三石工作室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序

觉 醒

开展佛教学术研究,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佛教文化繁荣,提高佛教在哲学、历史、思想意识层面的学术性探讨的良好机制,同时,对于提高面向信教大众的弘法宣教活动的开展,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为此,当本世纪的帷幕刚启开之时,我们深深地意识到,新的世纪的宗教,其发展和弘化的基础,在于文化的建设,以文化建设为桥梁纽带,推动佛教的自身建设,是佛教与时代相适应的必由之路。二〇〇一年以来,上海玉佛寺每年都在金秋时节,举办“觉群文化周”,其目的,就是以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形式让广大佛教群众在文化活动中,接受佛法的熏陶,沐浴佛陀的慈悲甘露;同时,也以文化周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展示寺院文化建设的成果,并倾听专家学者、各界护法居士对寺院文化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每届文化周,都有学术研讨会的内容,这已成惯例。在文化周期间举办学术研讨会,其目的在于活跃佛教学术气氛,推动佛教学术的水准,提高寺院在学术层面弘法宣教的能力与水平。迄今为止,玉佛寺已经相继举办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市佛教与人间佛教”、“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佛教伦理与和

2 佛教与现代化

谐社会”、“佛教与当代社会”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也获得了来自教界、学界及社会各界信教大众的肯定。

六十年前的三月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我国当代佛学泰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坚定的佛教改革者太虚大师于玉佛寺直指轩圆寂。太虚法师与玉佛寺有着殊胜的因缘。他在生命的最后年月,以玉佛寺为基地,向上海,并通过上海向全国宣传他的佛教改革思想。

作为一代佛教高僧,太虚大师是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西学、佛学等诸方面有很高造诣的佛教领袖,特别是他提出的“人生佛教”的思想,将中国佛教从“死人的宗教”中解放出来,赋予佛教以济世导俗的使命,在中国重新发扬光大了佛陀慈悲济世的博大情怀。因此,他的“人生佛教”的思想,成为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先河,可谓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理念的滥觞,也是我们当代佛教界所提出的“爱国爱教”思想的教理基础。所以,对于大师的佛学思想,我们有深入研究,借鉴继承的必要。同时,太虚大师作为一代佛教领袖,生前曾经针对中国佛教界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沉淀形成的诸多弊端,充满激情地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思想。为此,大师到处奔走呼吁,积极推动实施自己的改革佛教的理想。当时代变迁,斗转星移之时,我们今天再次重温太虚大师留下的丰富佛学思想,探讨其佛教现代化及人生佛教的理念,确有必要。如今,整个世界全球化趋势步伐加快,而与此相反,区域性特点或极端主义思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虽然时有变迁,世有代谢,但过去和现在,佛教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颇具共性。为解决这些带共性的社会问题,太虚大师在世时,就已经提出许多设想,并就僧伽制度方面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案,且有宏大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思想框架,但缘于时节因缘

的不具足,教内外条件的欠缺,太虚大师的改革只能滞留于思想层面,无法付之实现。但他当时提出的许多设想,对今天的佛教界探讨佛教如何发挥自身特色,融入当代社会,服从和服务于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佛教特有的精神慰藉、化世导俗作用,更好地、踏实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身独特的资源功能,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大师的闪光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法师圆寂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所提交的论文,以及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几乎都涉及了。

通过研讨,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对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准确的认识,并从中找出了不少对今天实现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大家对太虚大师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了若干共识,对佛教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处境和发展的趋向,也作了众多的设想,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内容。在“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落幕之际,我们谨将本次研讨会论文集结集出版,期待与大家共享研讨成果,共扬大师思想,共谋发展大计,共创佛教未来,共建和谐社会。

路虽漫漫,众志成城。我们相信,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有了教学两界的殊胜增上缘,一定会有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目 录

序	觉 醒(1)
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	觉 醒(1)
重“禅”与重“性” ——学习太虚法师“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论断的一点思考	方立天(8)
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略论	杨曾文(14)
师父,我想对你说	觉 真(20)
太虚大师的净土思想	陈 兵(31)
佛教在中国文化重建中的共性与不共性 ——读太虚《文化人与阿赖耶识》	王雷泉(50)
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观	黄夏年(56)
中国社会的剧变与近现代佛教的转型	温金玉(69)
以圆融姿态面向新挑战的佛教	严耀中(83)
重视和弘扬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为建构中国特色 的慈善文化服务	胡绍皆(88)
现代佛教:太虚大师的思想背景	宋立道(101)
当前发展佛教教育的“盲点”与“伪问题”	圣 凯(123)

2 佛教与现代化

人生佛教与健康人生	徐文明(129)
现代社会多元特性与人间佛教	邓子美(134)
太虚人生佛教的伦理观研究	董 群(149)
佛教的人间性与超人间性及当代人间佛教的困境与出路 ...	李利安(161)
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建设功能	
——佛教信仰及其认同模式	李向平(178)
太虚大师早期佛教改革思想得失略论	林国良(202)
论太虚大师僧伽制度改革的得失成败	
——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	夏金华(209)
完成在人格	
——重读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刘元春(217)
禅道哲理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探索	
——傅伟勋禅学研究与中国禅道的创造性转化	刘泽亮(233)
“心”、“法”之间	
——从太虚对佛教考据学的态度看现代佛教的诠释困境	
.....	唐忠毛(245)
太虚大师“教理革命”的现代价值	辛世俊(256)
论太虚大师关于中国佛教制度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及其原则	
.....	杨维中(266)
论当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多重社会属性	姚南强(280)
杨文会佛学思想特征初探	刘成有(285)
启绝学于再生 显悬壶以济世	
——太虚大师唯识学思想探微	金易明(291)
太虚法师的职业伦理思想	张有才(309)
宗教之生死智慧与人类的灵性关怀	郑晓江(318)
应重视对佛教“异化”问题的研究	陈星桥(337)
都市寺院与现代管理	曹曙红(347)

大隐隐于市:天台佛法与“都市佛教”	陈 坚(358)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	
——以太虚法师对东密的抉择为例	王公伟(376)
出世与入世:人间佛教的分际	
——以太虚大师和蒋介石关系的个案研究为例	陈卫华(386)
宗教世俗化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	戴继诚(396)
太虚判教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	韩焕忠(408)
太虚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	麻天祥(416)
试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现代性	毛妍君(436)
试论太虚法师“真现实”思想的现代意义	肖永明(443)
现实的问题和佛教的发展	郑 湧(451)
略析佛教慈善组织的资源输入	
——以 X 省 Y 寺慈善会为例	朱贻强(466)
“人间佛教”的历史逻辑	韩凤鸣(476)
同体大悲及其在人间佛教中的意义	方 用(500)
佛教之“现代说法”	
——佛教现代化的一个实证	吕建福(512)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与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	李虎群(518)
太虚大师论巴利语系佛教与汉地佛教之关系	哈 磊(527)
太虚法师与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	吴 平(544)
为佛教界的学术研究进一言	宣 方(557)
“人间佛教”与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安虎生(566)
都市佛教的当代转型	张伟然(569)
太虚与净慈寺住持案及有关问题考论	王仲尧(574)
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论的反思性	陈永革(587)
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能 利(628)
释太虚与金陵刻经处	罗 琤(640)

4 佛教与现代化

把握人间佛教改革辩证思维的四个坐标 徐孙铭 陈芷烨(648)

试析太虚人间佛教改革对传统的批评与革新品格

..... 陈芷烨 焦自军(661)

从“寺庙”到“教团”

——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构想及其制度实践 李向平 马兆珍(672)

佛教与现代化

——纪念太虚大师圆寂六十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黄夏年(693)

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

上海玉佛禅寺 觉 醒

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代佛学界泰斗,其出生在浙江的桐乡,由于地理关系,加上其出家之后期的活动,往来于沪浙一带,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玉佛寺也结下了很深的因缘,这里有他常来驻锡的留影,寺内曾有许多与他相关的人物、事件,甚至也成了他最后的圆寂地。

1889年,太虚大师出生于崇德(近浙江桐乡),俗姓李,因其五行缺金木,故名淦森。1905年出家于苏州木渎寺,旋于宁波天童寺依寄禅敬安(八指头陀)受具足戒。1908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从杨文山学习佛学。受其英文老师苏曼殊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联络朱执信等革命者,从事反清活动。次年返南京,创立中华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继寄禅和尚任会长。1912年其师寄禅去世后,他在上海静安寺为寄禅和尚举行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口号。同时撰文宣传“佛教复兴运动”,倡议建立新的僧伽制度。1918年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即后来的《海潮音》月刊)。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首创佛教院校,招收青年学僧,培植佛学人才。1924年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会”,并发起筹组“世界佛学苑”。此后兼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闽南佛学院院长、奉化雪窦寺住持、中国佛学会会长、汉藏教理院院长。抗

2 佛教与现代化

日战争期间,1943年在重庆与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组织僧人救护队,从事抗战活动。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1946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因奉化雪窦寺在上海虹口设有雪窦分院,自1932年太虚大师被蒋介石延请担任雪窦寺住持之后,其与上海的交流就愈加密切了。至1946年他将住持之位交给弟子大醒法师的前后十年间,大师到上海来的次数几不可数。他经常在上海开坛讲经说法,接见外国教徒或政要来访,召集或参与佛教界的活动,商议教界及国内大事。在其奔走操劳的一生中,全心全意都是为了中国佛教的未来。他到全国各地,甚至也到海外各国,到处陈情说法,鼓舞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佛教能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而尽力。他的倡议、他的思想,在当时国内的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其提出的佛教改革运动最后无果而终,但他揭示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整个佛教界。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佛教大师。

即以大师弟子印顺法师所编印的大师年谱来看,也难以确认大师初到上海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考据他与我们玉佛寺的关系。要追踪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人物和事件中找到它们的影子。

福善(1915-1947)

福善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门人,曾任上海玉佛寺监院,在玉佛寺为太虚法师驻锡上海提供了一个讲经说法、宣传思想的基地。

释福善,江苏泰兴口岸人,民国4年(1915)出生。幼年家庭贫困,读书不多,乃于13岁的时候,投入邻村万家铺的太平庵剃度出家。在寺中撞钟击键,清扫佛堂。过了两三年,到镇江鹤林寺受戒。鹤林寺就在竹林寺附近,距离不远。这时是民国20年(1931)前后,竹林寺住持霭亭法师,在寺中开办竹林佛学院,震华法师在院任教,他发现时在鹤林寺的福善,聪明活泼,是个可造之材,就言之于霭亭老和尚,收福善到竹林佛学院受学。这对福善而言,是他生命的转捩点。他在佛学院初尝法味,十分用功。民国24年(1935)毕业,到厦门南普陀寺亲近常惺法师。时常惺任南普陀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乃命他入闽南佛学院继续深造。在闽南佛学院期间,福

善努力不懈,学力日进。由于他在院表现优异,当时的《人间觉》月刊请他兼任主编。民国25年(1936),他获知设于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高级研究部,他禀告常惺法师,获准到武昌申请入学,六个月研究结业。同年8月16日,太虚大师由庐山抵汉口,到世苑图书馆巡视,约谈在院的研究员,并为员生讲话,由此认识福善,并指命他作记录,此为福善受知于太虚大师之始。

太虚大师觉得福善跟自己年轻时自己的性格脾气都很相像,且其模拟大师的书法也几可乱真,太虚大师由此对他特别器重,命他为汉藏教理院老师,成为当时教理院中最年轻的老师。1941年7月至1945年年底,前后编了四年半的《海潮音》,在当时物质匮乏,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福善法师所编的《海潮音》能如期出版,一期不断,实属不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没过多少时间,福善少年时代的恩师,此时在上海担任玉佛寺住持的震华法师,来信邀他到上海,担任玉佛寺监寺。福善禀明太虚大师,于1946年初,到了上海,被震华法师聘为玉佛寺监寺,兼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1946年4月下旬,太虚大师由重庆复员回到南京,5月上旬抵上海,福善迎大师驻锡玉佛寺直指轩。由于自己学生就职于上海玉佛寺,太虚大师来上海时,也多以玉佛寺直指轩为安顿处。

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期间,震华法师征得大师同意,以福善为他的法嗣。福善之任玉佛寺监院,住持上海佛学院,又为震华法师收为法徒,即是说他在上海有弘法的据点,同时也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对他个人弘法前途大有帮助,同时对太虚大师的改革佛教事业,也有互助的因缘。因为上海一向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太虚大师在上海并没有一个弘法据点。如今有上海首屈一指名刹玉佛寺的支持,对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大有帮助。

只是不幸得很,1947年2月上旬,福善法师因为幼年未曾出过天花,到三十多岁始被感染,而来势凶险,高热不退。其时太虚大师正在宁波,得知福善染病,2月17日于寒雪中赶到上海,不意爱徒却于2月20日不治而逝。令太虚大师十分伤心,翌日撰写《恻福善》一文,曰:

去春,汝转任玉佛寺监院,并主持寺内佛学院院务。我因受

4 佛教与现代化

玉佛寺请任讲经,后因汝在寺内兼办觉群周刊、佛学分会等关系,我留沪时,遂常于玉佛寺居住,观汝心行,渐臻平实。方喜汝学成而可任事,何期衰慵的我未死,汝年富力强而先死,恻哉。

余乍见汝时,即有英俊不下常惺之感……今以汝之死,又不禁哀及常法师之早死,思及常法师而不禁哀汝之更早死。以常法师死年已四十四岁,生平怀抱,已略见展敷,今汝学初成,事业一未开始,而身心俱健,医生检验,亦除痘疹无他病……竟以偶然卒,罹天花而遽化,秀矣竟不能实,为住持佛教,为弘扬佛法,余何能不哀恻哉!

福善,你亦是幻想家,你不时流露今惑要怎样孝顺供养我,想象我活到八、九十岁,你那时仍顽健如少年,服侍着老病,以送我的终。现在,风烛残命的我,仍风中烛似残存者,倒转来我来送汝的终,为汝封了缸,恻哉!

卅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灯下在沪玉佛寺直指轩

震华(1908 - 1947)

震华法师是玉佛寺第六任住持,除却他的死由太虚大师亲自封龕之外,他实际与太虚大师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他与太虚法师的联系更多也是因福善而起的。

释震华,俗家姓唐,名全心,出家后法名乘实,字震华。1908年出生于兴化县唐港村。幼年时家庭贫困,父母相继双亡,震华依兄嫂以活。11岁时,投本县圆通庵依怀莲老人披剃为僧。后怀莲老人送其入私塾读书,学文属对,出语常惊侪辈,尤喜古今轶闻,诵读之余,兼画兰竹。1926年春,其师祖金山寺霜亭老和尚见其聪明颖悟,乃召至镇江入超岸寺玉山佛学社,依守培法师研习教典。超岸寺玉山佛学社,为守培法师于1925年秋创办,对佛教在近代的振兴作出了很大贡献。1942年,震华应邀来沪主持上海佛学院,同年5月继任方丈。

抗战胜利后,他被推举担任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1946年5月,太虚大师由重庆复员抵南京,继之到上海,驻锡玉佛

寺。震华胸襟恢宏,不囿于门户之见,他的师祖金山寺霜亭和尚,1912年时,是反对仁山、太虚改金山寺兴办僧侣学堂的主要人物。但震华对于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主张则极力支持。他为金山前途及佛教和谐,建议霜亭老和尚要面对现实,打破成见。他为调和双方意见,特把太虚大师的门人苇舫介绍给金山寺,做霜亭老和尚的法子;他又征得太虚大师的同意,以太虚的弟子福善,作为自己的法脉继承人。1947年2月20日福善染疫去世后,震华自身的病情也日益沉重,延至同年的3月12日以40岁英年而病逝。而太虚大师竟在为震华法师封龕时,不幸中风,于5日后也上升兜率。令世人扼腕叹息!

苇舫(1908-1969)

苇舫法师是太虚法师得意门生,他于太虚大师过世后被任命为玉佛寺的第九任住持。法名乘原,俗姓朱,1908年生于江苏东台。家中世代奉佛,信仰虔诚。1922年,年仅13岁的他,即投本县福慧寺出家。1926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曾先后就读于高邮放生寺、常熟兴福寺佛学院、北平柏林寺佛学院。后因辅佐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入武昌佛学院求学,随侍太虚大师数年。逢太虚大师升座讲经,苇舫法师每为记录。在此期间,他还不惮其烦地编印《净土宗月刊》。其后曾赴汉藏教理院任教,“七·七事变”后,他主持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月刊。1940年,随太虚大师出访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宣传我国人民的抗日政策。抗战胜利后,奉太虚大师之命赴武汉恢复武昌佛学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此后受记于镇江金山江天寺,并住持江西庐山大林寺。1949年3月,任玉佛寺住持。新中国成立后,苇舫法师在修建玉佛寺、促进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佛教界深受冲击,为使玉佛寺这座沪上名刹安度险关,苇舫法师耗尽心力,不久颓然而逝。

太虚法师圆寂地——直指轩

直指轩位于上海玉佛禅寺般若丈室的西侧,是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的居住地。1947年3月17日下午1时15分,一代高僧、佛教泰斗太虚法师圆寂于此。当时玉佛寺的住持苇一,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

6 佛教与现代化

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钧、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等均侍候在侧，助念弥勒圣号，祝愿大师上生兜率，再来人间。

1947年2月20日，太虚大师晚年最器重的弟子、玉佛寺监院福善因染天花不治，20天后福善的出家师、玉佛寺退居住持，支持太虚大师最力的震华法师也同在玉佛寺去世。两位中青年教界龙象的去世，使得大师身心深受打击，哀伤过度。在为震华法师封龛仪式上，由于当时周围人群嘈杂，在大师欲提高声音说封龛词时，竟然再次中风，延至是月17日示寂。在此之前，大师至少有两次中风，一次是1944年8月9日，太虚于缙云山患轻中风，这是他初次中风。一次是1946年3月7日，大师在圆明讲堂中风，越两月方愈。太虚大师去世后，他的老友善因老法师在南岳闻得噩耗，十分伤感，他星夜赶到上海，19日亲为大师主持了封龛礼。

一个月之中，老中青三代龙象，相继在玉佛寺逝世，这是玉佛寺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损失。

《觉群周报》

这是抗战胜利后太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佛教刊物，创刊于1946年7月15日。当时正好是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之时，报社就设在玉佛寺内。太虚大师为社长，玉佛寺监院福善法师为编辑部主任，止方为发行部主任。大师成立觉群社，本意为佛教之政治组织。本想为僧伽参政找寻一条出路，不意此举竟招来多重非议。太虚大师经过思想，吸纳众方，乃创“问政不干治”之说。主要宣传太虚的佛教“问政而不干治”的主张。有“一周人世”专谈国内外政治新闻，“一周佛教”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每逢周一出版，16开本。自1947年8月起，改为月刊。1947年12月停刊，共出57期。《觉群周报》办到后来与一般佛教刊物没有多少区别，与太虚大师创刊的原旨可说是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即是“不干治”的议政方式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事。

上海玉佛寺已于2000年6月正式创刊《觉群》杂志，从最初季刊改为了现在的双月刊。内容也由原来的单一中文，改成了中、英文的合刊。“觉群”一词，最早就是从太虚法师创办觉群社和《觉群周报》而来的。目的也是想继承前辈高僧的悲愿，用文字来弘化佛法，接引众生。如今，在上海玉